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 第十一回 安樂園玩燈起釁 女僧庵入櫃藏奸

話講雅觀樓，與陳一娘打賬之後，每日家中與費、尤專講園中添補擺設。先是趕辦成功，不十分精美，他二人誘他買古玩、瓷銅玉器等件，俱重價購買偽物。又添補套房、牡丹廳、池邊臨水小亭各處，窗榻嵌大洋玻璃。雅觀樓下廳三間，隔板裱糊，作暖房過冬。忙了三個月，連福官家不過到兩三次。中間增福、增壽二旦，來玩一天。到次年正月，賀節過，雅觀樓欲買幾張燈園中張掛。商之費、尤兩人，說：「園中張燈之地頗多，據我們看來，四處天井搭五彩大布棚，張掛紅燈、玻璃燈等。雅觀樓前紮大鼇山一座，五色滾龍二條。十五日元宵用十番打細鑼鼓，席上看放煙火，各色花炮流星，龍燈舞於庭下，雜耍戲於筵間，此樂非凡之樂，真天下之一大樂也。」雅觀樓聽得大喜，便托代辦。兩人得了此言，即行購買，十三日，一應俱全。家中先玩。十五日請費、尤兩家女眷看燈。這十五日晚，到處點得燈山燈海一般，十番奏細樂。費大娘婆媳到，賴氏與鳳姐接進。禮畢，鳳姐便問：「陳家姐姐因何不到？」他說去年臘月，陳姐夫帶家去，家內無人。說話間尤奶奶婆媳已到，同坐在雅觀樓下，擺上酒餚，看鼇山燈並龍燈，滾球，雜耍戲法。外邊燈都點齊，雅觀樓說聲開宴，坐客有費、尤、畢、管四人。三巡酒過，正在熱鬧之間，忽聽得一片喧嚷之聲。園丁急來回話，說：「有一群惡少，三五成群，不由分說擠進看燈。梅花廳榻玻璃都碰碎，小人阻擋不住。」雅觀樓說：「看燈也是件雅事，何得如此粗魯。托諸位出去，好言勸他莫擠，我家燈要點到三更，慢慢看不妨。」誰知這四人都有了酒意，帶醉出來，用勢語壓之。內有兩個帶醉少年，無非張三李四之類，口中出言不遜。大眾也跟他發狂，遂一擁進了假山石洞，直到鼇山面前，口中還有不堪言語。說：「小錢子，你家媽媽從前代人洗洗衣裳，做做稍媒，弄幾吊錢放債，你家局氣好，該得要發財。開錢鋪，又得了西侖子筆橫財。你家老子一錢不使，二錢不用，去下來你們享用。我們都是鄰居，看見你長大，你家燈節鬧燈，把臉面你家，看看燈，叫你家篋老來罵人。放把火，把這倒霉的山子燒得乾乾淨淨，把得老爺們怎乾。」尤進縫識事，用好言將惡氣挽住。賴氏句句聽得明白，大氣雅觀樓，氣得目瞪口呆。尤進縫進來同賴氏說：「此事非經官不可，將來一回被人欺了。耐下，下次由漸而入，還了得。」賴氏說：「親翁代我母子出氣，我拚用幾兩銀子，把這兩個魍魎枷號園門，重重打他四十頭號，示眾三個月，才得出氣。」尤進縫說：「要如此辦法。」即與畢如刀商議，先把坊保叫來，把為首兩個名字記下。坊保把二人帶去，押在鋪房。畢如刀寫報呈，文坊連夜會值日頭翁，講筆後堂禮金，要把刮棍二名，重打四十，枷號園門三個月示眾。裡外說定，連夜過彩。果是錢可通神，接著報呈，即發內單拿人。次日早堂帶到，當堂不問，喝令每名重責四十。頭號枷安樂園門口三個月。責放不到午刻，兩人已枷在花園門口。計用有千金。這一天十六日，重開筵宴，再點紅燈，直飲到更闌方散。畢如刀又代他懸前僱四個紅黑帽子，門口攔人。這一晚，街巷真是一個也不敢到，敢怒不敢言，惟有背後唾罵而已。又另擇日，請畢如刀等酬勞。十五日事畢，如刀說：「錢家兄弟年輕，致人欺負。我們相好，盡力代他辦出個樣子。到底少年人，保不住不時在外玩玩，逢場作戲，也是應世之人，所不可少。受這些無賴欺還了得，外面人頭又生。我聞得某處你有個相好，有人幾次要擠你，我暗中代你吹散了幾回，你心明白。」雅觀樓不覺面赤，說：「好哥哥大爺，你要代晚生想個法，杜絕這些魍魎，真莫大之恩人。」畢如刀說：「不難，只可惜你不肯結交朋友。能於賠個酒水，約幾個一等有臉面的朋友，做個主人，拜個弟兄，所費無多，便宜甚大。我是亂談，聽兄弟斟酌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此事全仗哥哥大爺大力，約幾位明日園中小聚，看看梅花。」畢如刀知他肯行，次日即代他約有十人，無非狐群狗黨之類。這番大會安樂園，合費、尤、畢、管、雅觀樓，計十五人，同時結拜。畢如刀居長，管次之，餘依齒序，雅觀樓居末。開懷宴會，倍極豪奢。雅觀樓從此玩心日甚，玩膽日大。聞得城中某庵有女尼妖豔異常，晚間仍作女郎，裝束不亞秦誰光景。心慕神追，欲探這門風月。

一日午後，獨自出門，直叩禪扉。內有老尼，引入曲室。便有小尼接入，真乃又一洞天。雅觀樓一次之後，不時即到。漸漸外面有了風聞。園門口這兩個枷犯，到了十餘日後，再四央眾街鄰求情，到錢家磕頭，嗣後永不敢滋事，方准他告病疏枷。兩人懷恨在胸，訪得雅觀樓在某庵走動，他便另糾合匪徒，自不出面。探得進庵，大眾便逾牆而入，直奔小尼接客之所。雅觀樓此時，與小尼正在吃緊之處。登時聞變，無計可施，惟有大空櫃一張，不得已請君入櫃，銷住為佳。眾匪向小尼，叫把雅觀樓獻出，借個大大當包。小尼回沒有。眾進房遍搜無影，雅觀樓在櫃，渾身發顫，櫃門搖動。眾人說：「古怪，櫃有蹺蹊寶貝在內抖腿，我們抬你回去，挑擔把銀子來贖。」於是眾人七手八腳，抬到一所僻靜空地放下，候尼庵取銀來贖。小尼知雅觀樓有尤進縫主謀，即請尤來庵議事，尤旋即約畢如刀同議。那空地眾人，又向櫃問道：「你要斟酌個調停出來，代你講講，你好回去。我們大眾，用氣力抬你到此地，大大沾你個光，下回就是朋友，庵中儘管你到。」雅觀樓在內，喘噓噓說了個「尤進縫」三字。這裡人即尋尤進縫去。尤會了畢如刀，畢說：「此事非了不可，我去了得便宜些。」適途問兩邊請的人，都遇見畢如刀。到了空地，叫眾人將銷扭開，放出雅觀樓來。此時才得了命，方不發抖，面帶羞容。畢如刀說：「你們不訪訪就做這件事情，錢某是我們兄弟，要你們照應。」眾人惟說：「該死，不知，得罪錢大爺，隨他老人家意思。」畢說：「你們把櫃仍抬回原處，明日到我家來，我有道理。」眾人說就是。於是畢如刀又拉雅觀樓，進庵吃酒。說：「兄弟不該單行，此番有我在內，一來代庵中長長行，也為足下扳個臉兒，明日舍他們幾兩銀子，下次再不敢放肆。」說得雅觀樓大快。這番入僧尼庵飲酒大樂，雅觀樓又過了一宿才回，有分教：

席間幾句閒言語，惹出平地波浪來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